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九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禘祫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夏商周是也虞夏祖顓頊出自黄帝故禘黄帝而以顓頊配焉商周祖稷契出自帝嚳故禘帝嚳而以稷契配焉

儀禮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盖大夫士知尊祖則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其太祖則有祫而無禘禘其祖之所自出惟天子得行之春秋書禘魯用王禮故也鄭康成解祭法

以禘爲圜丘之祭名又謂宗廟之禘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而親廟之主各祭于其廟考之經傳皆無依據蓋康成附會緯書而自以漢禮當之非三代之舊制然也緯書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之殷祭殷盛也夫既名爲盛祭矣奚容待之于三年五年周禮春官有四時之間祀則禘祫是也張子以爲歲歲宜有之烏得如緯書之説哉考虞夏殷周之興歷世久遠羣廟之主皆出太祖之後故其禮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爲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之上于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漢魏之制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爲太祖而不敢先于獻懿宋以藝祖爲太祖

而不敢加于僖順每遇禘祫之時則虛東向之位以待

而太祖列在昭穆與羣廟無異及其久也世遠情疏祧

遷已盡然後東向之位乃定至明嘉靖私任己意設皇

初祖之虛位其事不經蓋當時議禮諸臣不能辭其咎

焉

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宗廟之祭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

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

所酢也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

曾子問祫祭於祖則

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

者唯祫祭於祖爲無主耳　禮記大饗其王事與謂祫祭先王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金照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爲陔夏

通典周制禘以夏祫以秋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群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將祫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具太宰太宗太史帥執事而卜日既卜司

隸隸僕修除糞灑其廟將祭前夕於太廟南門之外展牲庖人告牲太宰眡滌濯祭器掌次於廟門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其尸次兼設幄次百司所供之物皆至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牢司烜氏以大燧取明火於日以照饌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加五齊籩人陳四籩之實朝事之籩有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有棗栗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䗪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醯人共五齏七菹醯醬

等鹽人共苦鹽散鹽小史敘昭穆之俎簋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罇司罇彝共牢斝彝黃彝鬯人共畫布巾以冪之烹人共鼎鑊及大羹鉶羹舍人共簠簋甸師氏共齍盛及蕭茅凡后所陳薦玉齍玉敦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瑤爵等內宰共之天府陳國之玉鎮大寶器陳於東西序九服內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廟庭共几筵司几筵云吉事變几席皆以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司服共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凡百司所共之物皆太史校數之及敦所當置處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等一如圜丘其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

醴齊盎齊室戸之外堂上陳醍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沈齊之南陳元酒元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淸酒於是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於室之奥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爲昭及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爲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禰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用九獻王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褘從王而入則奏齊夏次尸入奏肆夏王乃珪瓚酌斝彝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爲求神之始也此爲一獻次后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此爲二獻次奏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

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前祼及樂皆爲求神謂之二始以周人尚臭故以鬯臭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王親牽牲大夫贊執幣而從乃以牲告庭云博碩肥腯王乃親執鸞乃啟其血毛以授於祝祝入告神於室幽全之義也乃延太祖尸主坐於室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右王乃親射牲而殺之以行朝事之禮乃延尸於戶西南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乃薦腥肉於尸主前謂之朝踐之禮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后於是薦朝事

之籩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鍾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獻后稷尸時樂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獻先王先公則大司樂云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享先祖樂章則歌大作獻文王尸歌清廟獻武王尸歌執競樂同先王先公后薦之後遂以瑤爵酌著罇之醴齊以亞獻凡四獻也於是堂下樂亦作時王從東階而西酌以獻尸后則從西而東酌獻尸至將薦熟時先以所薦之饌設於堂以告尸主時祝以斝爵酌奠於饌之右此時又取膟膋及黍稷焫於蕭薦令臭陽達於牆室既乃迎尸入室各即席祝取向時所奠斝爵將祭之祝乃詔王拜尸以安之尸遂坐祭酒啐之奠之於是王又以玉爵酌壺罇盎齊以

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豆薦訖乃以瑤爵酌壺罇醍齊以亞獻凡六獻也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著罇之泛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凡七獻也后乃薦加事豆籩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於戶內於是后以瑤爵酌壺罇醍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八獻也大祝乃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爲祊既九獻王乃冕而總干戚率羣臣王在東舞大武樂皇尸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爲旅酬之始加爵者謂太子及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一加爵然後燀胞翟閽等皆有所賜于來日又祭名爲繹亦謂之祊其禮先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而事尸於堂其祭室之禮

簡而事尸禮大以孝求神非一處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
於此乎其禘祭前期十日肆師太宰以下卜日之儀如祫祭
其典祀冪灑充人展牲太宰眡濯前夕告期掌次設次三公
奉牲牢司烜其明水及遂人等其醯醢醢人其羃烹人陳鼎
鑊舍人其簠簋甸師氏其齍盛蕭茅九嬪內宰其后玉齍玉
敦典瑞其祼圭璋天府陳國寶司几筵陳几席司服其祭服
典輅出玉輅司樂宿懸王及牲尸等用樂王后副褘九獻之
節廟堂之樂所用樂章祼獻之儀璧角之加爵朱干玉戚之
親舞血腥爓熟之先後告堂告室之差次脾膋制祭祊室繹
堂一如祫祭所異者但祭毀廟以上不及親廟其神主位案
鄭元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

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奥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奥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其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其一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元酒等一如祫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祼鬯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犧罇再獻用兩象罇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於室中之左右也合樂時作四代之

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中每廟各一日繹祭則同一日

楊復曰大傳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耳于祀天乎何與而孔氏引爲祭感生帝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耳而注皆指爲祀天同歸於誤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而爲配天兩處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支蔓何其謬耶

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

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

公之德而又以亟其國也

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記魯失禮所由也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

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于寢于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

左氏傳秋禘而致

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以言大與有事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太祖廟中太祖周公之廟陳其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尙敬自外來曰升

趙匡曰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爲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

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爲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爲之今備引諸經書之文證之于左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烝嘗禘於廟又云禘於武宮僖宮襄宮又晉人以寡君之未禘祀又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論語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問曰左傳云烝嘗禘於廟何也答曰此謂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爲祭名盡於此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於莊公以爲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於武宮僖公襄公皆妄引禘文而說祭爾鄭又見吉禘於莊公禘小於祫儒者通之云三年喪

畢小禘於禰五年大祫自此便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若禘不迎羣廟之主何謂之大若迎羣廟之主何得於禰廟迎之又曾子問篇中何得不序乖謬之甚也且春秋宜八年公羊云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禮記曾子問篇云祫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並無說禘爲殷祭處則禘不爲殷祭明矣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於莊公以爲喪畢嘗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於它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漢舊儀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尊

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絪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釦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卻六寸白銀釦器每太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于前數千斤名曰維俎子爲昭孫爲穆昭西向曲屏風穆東向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位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儐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奉觶酒從帝進拜謁贊享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卻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享曰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卽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

平明上九巵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卽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哀帝時議毀廟劉歆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元始五年春正月禘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益戸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後漢建武十八年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中始行禘禮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父子不並坐

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始祖東面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禘之爲言
諦也是審諦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
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祖宗廟
未定且合祭高廟爲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
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四帝爲昭景
宣二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
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爲祫禘殷祭羣主皆
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袁準正論曰先儒或爲同或爲異然祫
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
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

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莊公是時縗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既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爲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祫禘王肅又奏如鄭元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在故也設以爲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覩其成禮也禘祫大祭

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祫爲大於論語則以禘
爲盛追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
皆合於太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元以爲禘者各
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
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禴以禘唯爲殷祭之名
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爲夏祭之名是以
左傳所謂禘於武宮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
也鄭斯失矣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
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廟
也俱祭毀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

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

晉武帝太始中尚書杜元凱議大藏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三年之內時明矣故今禘祀烝嘗於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舊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禘譏貶之文著焉徐禪案杜議行武皇聖朝之朝其左傳解云亦三年之喪禮畢而禘

東晉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五月皇后庾氏崩廢帝海西公后也十月殷此哀皇帝再周之內庾氏既葬之後殷也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修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

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孔安國云自太和四年已後殷祭皆用冬夏復詳徐乾議用孟秋非失也安帝義熙三年當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泰議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祭之禮有喪爲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而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喪而廢矣瑾議曰臣尋昇平已後殷祭皆在周內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十月輒殷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言非當若臣啟不允則責失奏彈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計常限今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奏從領司徒王謐議反初四月為殷祠之始謐議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反正理同受命愚謂履運唯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月考時致敬其禮意尚簡去年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爲正徐乾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著作郎

徐廣議若用三十月今則應用四月於時有殷而遲在冬從太元元年十月殷祠若用常三十月今則應用二年四月是追計辛未歲十月未合六十月而再殷劉澗之等議太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違失遂用十月本非正期以失爲始向書奏從詣議

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議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愼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太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禴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位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至孟獻子禘其祀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則今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

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禴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賀循祫祭圖大祖東向昭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傳亮議權制即吉聖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祀十三烝禮太學博士徐道娛議曰按祫禘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在四時禮也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孟秋嘗稻晉以春烝曲沃齊十一月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分不共之文明文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黷今隔旬頻享於禮為煩孝武建元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依舊令令元年十月是殷祀之月領曹郎范義恭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偉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

爲越紼而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於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故無禫享之義太學博士徐宏議以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周祥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年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月則祭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未禫不得禘祭也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注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傅亮議曰權制即吉聖代宜周耳宗廟大禮宜依舊古典謂徐宏朱膺之議用來二年十月殷祀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祀若事中未得用孟秋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按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則夏秋冬皆殷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議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冬十月輒殷祀博士徐乾據難安國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祀是月不專用冬夏時雖不從乾議而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年四月未得殷祀遷用孟秋於禮無違詔可

齊建元元年十月己卯車駕殷祀太廟永明五年夏四月車駕殷祀太廟

梁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其儀頗同南郊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為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烝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詔從之

陳制五年再殷殷大祫而合祭也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議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圓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禘祫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犆礿於嘗於烝則祫嘗禘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圓丘與郊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

非圜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往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議論禘祫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閭以禘祫爲名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代盡則毀宜應祫祭雖名異議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捨王禮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宗祏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施古爲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祭從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

時議來秋七月應禘祭於太祖太常卿崔亮上言曰今宣武
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典
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月行
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爲既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
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
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元年七月祫於太祖三年
春禘於寢廟亦三年乃祫准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
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三年終乃後祫禘從之

後齊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皇后預

後周禘祫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其儀與後齊同

隋三年一祫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年一

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其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祫之月則停時享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以功臣配享

唐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祫而有司疑其年數太學博士史玄璨等議以爲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葢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祫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僖公葢二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玄璨等言有經據遂從之睿宗崩開元六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祫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

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以謂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爲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于再殷之義而置祫先後則不同焉寶應二年元宗肅宗神主祔廟始遷獻祖懿祖神主於西夾室是時禮儀使于休烈以國諱畢將行祫享以太祖既位當東向獻祖懿祖屬尊於太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不得居正位於是乃闕二神主於西夾室建中二年太常博士陳京建議請準魏晉以來祫禮奉二主出同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又云若以二祖同享謂太祖失尊位卽請奉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祫

享詔下尚書省雜議禮儀使顏眞卿請依蔡謨等議至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奏可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上言謹案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於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

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及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爲宏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顏眞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祀謨議當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神無二尊瘞毀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墠壇墠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

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違五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違五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唐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於文武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

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元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爲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旁也若遷石室於園寢安遷主宋漢晉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

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及親親及禘則太祖遷於西列衆主左右於是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邱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閟宮詩則永閟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閟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爲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享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

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與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謂二廟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爲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

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亦順乎晁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案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

制唯祔興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
年尙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
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淸廟章曰祀文
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淸廟
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
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祔興
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於是定遷二祖
於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薦廟未成
張繒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
是景皇帝遂東向開成四年四月王起奏讓皇帝廟去月二
十四日詔下太常寺委三卿及博士同詳議聞奏者臣等復

以讓皇帝追尊位號恩出一時別立廟祠不涉正統旣非昭穆禘祫所及無子孫獻享之儀親疏則疎歲久當革杜鴻漸所議禘祫之月時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忘故也今睿宗元宗旣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中亦有追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當以停廢則讓帝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參詳伏請準中書門下狀使從廢罷天順元年行禘祭詳見后妃廟

周顯德五年六月禘於太廟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廟無祧遷之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聶崇義以爲前代宗廟追尊未毀皆有禘祫別援故事九條以爲其證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以後五年爲常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毀主

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其大學博士議禘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纔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僅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其證三也唐禮貞觀九年將祔高祖於太廟國子司業朱子奢請準禮立七廟是時乃立六廟而行禘祫今檢會要及通典並禮閣新儀皆載此禮並與實錄符同此乃廟亦未備而行禘祫其證四也貞觀十六年四月已酉光祿大夫宗正卿紀國公段綸卒 太宗甚傷悼爲不視

朝將出臨之太常奏禘祫祭致齋不得哭乃止此明太宗之時宗廟未備實行禘祫其證五也貞觀二十三年自九嵕葬回遷神主於太極殿之西階日中行虞祭之禮有司請依典禮以神主祔廟高宗欲留神主於內寢旦夕供食伸在生之敬詔停祔禮英國公李勣等抗表固請曰竊以祖功宗德飾終之明典文昭武穆嚴配之明訓今停祔廟奉徇哀情直據典章乖替爲甚又國哀已後而廟停時祭逾月之後須申大祫以唐禮九廟觀之自太宗已上纔足七廟未有毀主將申大祫其證六也貞觀十六年四月癸丑有司言將行禘祭依今禘祫享功臣並德配享於廟廷禘享則不配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議曰其禘及時享功臣皆應不預故周

禮六功之官皆大烝而已大烝即祫祭也梁初誤禘功臣左丞駁議武帝允而依行令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太宗改令從禮載詳此論該曉歷代援據甚明又貞觀年中纍陳禘祫其證七也高宗上元三年有司祫享於太廟止有七室未有遷主通典會要及禮閣新儀具明此禮其證八也中宗景龍三年國子祭酒等舉禘祫之文稱是皇朝舊禮又明太宗高宗之朝皆行禘祫其證九也疏奏從之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

湖西閻鎭珩輯

禮制考

禘祫

宋如唐制咸平元年禮官上議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曾祖后曰曾祖妣祝文皆稱孝曾孫宣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翰林學士宋湜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詳都省所議皇帝於太祖室稱孫竊有疑焉詔令禮官再議禮官言案祭統曰祭有昭

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爲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爲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幷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溫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夾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爲一世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旣順於義無否唐元宗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同列於穆位德宗亦以中宗爲高伯祖晉王導荀崧議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

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遵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則千古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弟不爲兄後子不爲父孫春秋之深旨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案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元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皇帝於太祖仍稱孝子餘並遵舊制咸平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今年冬祭晝日以十月六日薦享太廟案禮三年一祫以孟冬又疑義云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宜改孟冬薦享爲祫享天聖元年四月乙卯遣官禘

享太廟遂以禴享爲禘享八年九月太常禮院言自天聖六年夏行禘享之禮至此年十月請以孟冬薦享爲祫享詔恭依嘉祐四年十月仁宗親詣太廟行祫享禮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位禮官不敢決觀文殿學士王舉正等議曰大祫之禮所以合昭穆辨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以太祖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今親享之盛宜如舊便治平元年有司準畫日孟冬薦享改爲祫祭案春秋閔公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眞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行祫祭天聖元年在諒陰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期內案行禘祭以理推之是二年冬應祫而誤禘於

元年夏故四十九年間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得而正今在大祥內禮未應祫明年未禫亦未應禘至六月卽吉十月合行祫祭乞依舊時享庶合典禮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本朝自慶歷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甯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祫享卽比年行祫復蹈前失請依慶歷以來之制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詔如見行典禮詳定所又言古者祼獻饋食禴祠烝嘗並爲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穎達正義以爲天子夏爲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禴秋爲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祫與禘享更爲時祭本朝沿襲故常久未釐

正請每禘祫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古者祫祭朝踐之時設始祖之位於戶西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薦豆籩脯醢王北面而事之此堂上之位也從饋之後設席於室在戶內西方東面爲始祖之位次北方南面布昭席次南方北面布穆席其餘昭穆各以序此室中之位也設始祖南方之位而朝踐焉在禮謂之堂事設始祖東面之位而饋食焉在禮謂之室事考漢舊儀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毀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則自漢以前堂上之位未嘗廢也元始以後初去此禮專設室中東向之位晉宋隋唐所謂始祖位者不過論室中之位耳且少牢饋食大夫禮也特牲饋食士禮也以儀禮

考之大夫士祭禮無薦腥朔踐之事故惟饋食於室至於天子祭宗廟則堂事室事皆舉堂上位廢而天子北面事神之禮缺矣伏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始祖南面昭穆東西相向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古義詔依所議南渡之後有祫而無禘紹興二年祫享於溫州時儀文草創奉遷祖宗及祧廟神主別廟神主各設幄合食於太廟始祖東向昭穆以次南北相向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言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區宇即其功德所起則有同乎周之后稷若乃因時特起之蹟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倫是宜郊祀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祫享以居東向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止

及四世故於祫享用魏晉故事虛東向之位逮至仁宗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嘗詔有司詳議太祖東向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曁熙甯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白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爲始祖擘居東向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甯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及當祧宣祖並卽依舊循沿至今太祖皇帝尙居第四室遇大祫處

昭穆之列識者恨焉太常丞王普奏言國朝熙甯以前但以親廟合食惟其無毀廟之主故也惟我太祖之所自出是爲宣祖當時猶在七廟之數雖禘未能如古然亦不敢廢也其後尊僖祖爲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禘禮廢自元豐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祫臣愚欲乞考古驗今斷自聖學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於宣祖親盡之廟當遷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祖神主第一室永爲廟之始祖每歲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爲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昔唐祔獻懿

於興聖遇祫即廟而享之臣竊謂四祖神主祔於天興大祫之歲亦當就行享禮既足以全太祖之尊又足以極追遠之孝考之前代實有據依則祭享之期無可疑者又言宗廟之禮有天下者事七世百王之所同也而崇寧以來增爲九世三年一祫則敘昭穆而合食於祖百王之所同也而去冬祫享祖宗並爲一列謂之隨宜設位夫增七廟而爲九廟唐開元之失其非禮固已甚明至於不序昭穆而强名爲祫則歷代未嘗聞究其所因直以廟之前楹迫狹憚於增廣而已夫重葺數椽之屋輕變千古之禮臣所未諭時侍從臺諫禮官等皆謂太祖開基創業爲本朝太祖正東向位爲萬世不祧之祖理無可疑廖剛謂四祖神主當遷之別宮祫祭則即而

享之五年一禘則當禘僖祖任中先謂祫祭既正太祖東向之位則大禘之禮僖祖寔統系之所自出太祖暫詘東向而以世次敘位在理爲當晏原復謂正太祖東向之位以避祫享之正禮僖祖而下四祖則參酌漢制別爲祠所而異其祭享無亂祫享之制議上不果行自是遇祫享設幄僖祖仍舊東向順祖而下以昭穆爲序淳熙元年詔議祫享東向之位吏部侍郎趙粹中言謹考前代七廟異宮合享則太祖東向始得一正太祖之尊倘祫享又不得東向則開基之祖無時而尊矣乃者紹興五年董棻建議乞正藝祖東向之尊謂太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祫享則東向得旨下侍從臺諫集議既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

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原復王俁劉甯正胡文脩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中先何慤楊晨莊必強李彌直皆以其議悉合於禮藝祖東向無疑乞行釐正時臣叔父渙任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據引詩禮正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位烝祫禘嘗並行別祀而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向則受命之祖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奉光堯皇帝深以爲然即擢董棻爲侍從叔父渙爲御史是時趙霈爲諫議大夫以議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然亦不敢以太祖東向爲非不過以徽宗在遠宗廟之事未嘗專議以此宣言脅制議者而欲祫享虛東向今若稽以六經典禮三代之制度定藝祖爲

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藝祖東向始尊開基創業之君其太廟常享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爲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爲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宣追崇之祖一稽舊禮親盡而祧四祖神主別議遷祔之所則臣亦嘗考之祔於德明興聖之廟唐制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普既用德明興聖之說而欲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酌三代兩漢別廟之制與唐陳京之說或別建一廟爲四祖之廟若欲事省而禮簡或祔天興殿或祇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享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一幄而太祖東向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制盡合典禮詔禮部太常寺討論既而衆議不同乃詔有司止

遵見行祫享舊制行禮紹熙五年閏十月詔別建廟遷僖順翼宣四帝神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孟冬祫享先詣四祖廟室行禮次詣太廟逐幄行禮

金大定三年八月有司議祫享犧牲品物案唐開元禮宋開寶禮每室犢一羊一豬一五禮新儀每室復加魚十有五尾天德貞元例與唐宋同有司行事則不用太牢七祀功臣羊豕一酒百瓶此於禮有缺今七祀功臣牲酒請依天德制宗各二酒共二百一十瓶正隆減定通用犢一兩室共用羊一廟每室則用宋制加魚然每室一犢後恐太豐世宗乃命每祭共用一犢羊豕如舊又以九月五日祫享當用鹿肉五十斤獐肉三十五斤兔十四頭爲糲醢以貞元正隆時方禁獵

皆以羊代此禮殊爲未備詔從古制十一年尚書省奏禘祫之儀曰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唐開元中太常議禘祫之禮皆爲殷祭祫爲合食祖廟禘爲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自異常享有時行之祭不欲數數則黷不欲疏疏則怠是以王者法諸天道以制祀典烝嘗象時禘祫象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自周以後並用此禮自大定九年已行祫禮若議禘祭當於祫後十八月孟夏行禮詔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爲常禮享日並出神主前廊序列昭穆應圖功臣配享廟庭各配所事之廟以位次爲序以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或並用親王或以太尉爲亞獻光祿卿爲終獻其月則停時享十七年十月祫享太

廟檢討唐禮孝敬皇帝廟時享用廟舞宮縣登歌讓皇帝廟至禘祫月一祭止用登歌其禮制損益不同今武靈皇帝廟庭與太廟地步不同難以容設宮縣樂舞并樂器亦是闕少看詳恐合依唐讓皇帝祫享典故樂用登歌所有牲牢尊俎同太廟一室行禮及契勘得自來祫享遇親祠每室一犢攝官行禮共用三犢今添武靈皇帝別廟行禮合無依已奏定共用三犢或增添牛數奏奉敕旨太廟別廟共用三犢武靈皇帝廟樂用登歌差官奏告並準奏十九年禘祭昭德皇后廟不用犢章宗卽位禮官言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祫享至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禮案公羊傳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謂未三年也注謂祫禘從先

君數朝聘從令君數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故事宜於辛亥歲爲大祥三月禫祭踰月則吉則四月一日爲初吉適當孟夏禘祭之時可爲親祠詔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五月禮官言世宗陞祔已三年尚未合食於祖宗若來冬遂行祫禮伏惟皇帝見居心喪喪中之吉春秋譏其速恐冬祫未可行然周禮王有哀慘則春官攝事竊以世宗及孝懿皇后陞祔以來未曾躬謁豈可令有司先攝事哉況前代令攝事者止施於常祀今乞依故事三年喪畢祫則祫禘則禘於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釋心喪行禘禮上從之貞祐二年正月癸未有司奏請權止今年禘享從之

明洪武元年祫饗太廟德祖皇考妣居中南向懿祖皇考妣

東第一位西向熙祖皇考妣西第一位東向仁祖皇考妣東第二位西向宏治元年定每歲暮奉祧廟懿祖神座於正殿左居熙祖上行祫祭之禮嘉靖十年世宗以禘祫義詢大學士張璁令與夏言議言撰禘義一篇獻之大意謂自漢以下譜牒難考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不能盡合謹推明古典采酌先儒精微之論宜為虛位以祀帝深然之會中允廖道南謂朱氏為顓頊裔請以太祖實錄為據禘顓頊遂詔禮部以言道南二疏會官詳議諸臣咸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始祖之位當禘德祖為正帝意主虛位令再議而言復疏論禘德祖有四可疑且言今所定太祖為太廟中之始祖非王者立始祖廟

之始祖帝併下其章諸臣乃請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
太祖配西向禮臣因言大祫既歲舉大禘請三歲一行庶疏
數適宜帝自為文告皇祖定丙辛歲一行敕禮部具儀擇日
四月禮部上大禘儀注前期告廟致齋三日備香帛牲醴如
時享儀錦衣衛設儀衛太常卿奉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于
太廟正殿安設如圜儀至日行禮如大祀圜丘儀及議祧德
祖罷歲除祭以冬季中旬行大祫禮太常寺設德祖神位于
太廟正中南向懿祖而下以次東西向十五年復定廟饗制
立春犆享各出主于殿立夏立秋立冬出太祖成祖七宗主
饗太祖殿為時祫季冬中旬卜日出四祖及太祖成祖七宗
主饗太祖殿為大祫祭畢各歸主於其寢二十年十一月禮

官議歲暮大祫當陳祧主而景神殿隘請晉祭四祖於後寢用連几陳籩豆以便周旋詔可二十四年罷季冬中旬大祫並罷告祭仍以歲除日行大祫禮同時享穆宗即位禮部以大行皇帝服未除請遵弘治十八年例歲暮大祫孟春時享兩祭皆遣官攝事樂設而不作帝即喪次致齋陪祀官亦在二十七日之內宜令暫免從之

論曰先儒論禘祫者衆矣其說互異馬融以爲禘大而祫小劉歆以爲一祭而二名後之辨者謂禘祫同爲殷祭安有大小之殊且禘者諦也祫者合也名以義起惡得混而爲一乎夫祫之爲大祭固矣然而非禘比也考祭法及國語惟虞夏殷周嘗行禘禮其餘則未有聞焉

虞夏所禘者黃帝也商周所禘者帝嚳也彼其人皆生有聖人之德顯在天子之位而又爲天子之祖所自出其子孫追而享之宜矣虞夏之世去顓頊未甚遠舜禹雖起自匹夫而未嘗一日忘其所自出稷契之後爲諸侯者數十世至于湯武譜系具在觀生民元鳥諸詩歷陳其發祥之由則其斷然出于帝嚳無疑也自漢以後有天下者不皆受封之君又不必爲神明之後崛起寒微統緒無傳問其上世之祖有如顓頊稷契者乎無也問其祖之所自出有如黃帝帝嚳者乎無也無其人而行禘禮是謂誣祖宗以虛美而僭儗盛王之典毋乃非崇德報功之義乎且如漢之太上皇唐之獻懿宋之僖

順明之德照不過以子孫爲天子而追崇之若以比于黄帝帝嚳則大非其倫矣何者無聖人之德無天子之位生爲虞禪之賤隸沒食帝王之美報其得無褻然而饗之乎故終西漢一代有祫而無禘雖以劉歆之通博猶不知禘祫之爲二祭豈非習見漢事而于古禮有不暇深考者與或曰漢出于堯唐出于皐陶宋出于炎帝明出于顓頊以彼其德皆聖人也皐陶雖未爲天子其德亦足以任天子而無慚者也如是而追禘之奚獨不可應之曰漢去堯二千有餘年世系遠而難明至唐宋又加遠矣爲是說者半出于史臣之附會若其譜牒昭穆之序固茫然無可考也無故援他人之祖而儼然以爲

己之所自出不亦誣之甚乎朱氏出于顓頊中允廖道南援實錄爲之證當時雖世宗莫之信也故定設皇初祖之虛位嚮使漢果禘堯唐果禘皐陶宋果禘炎帝是信虛誕無稽之說而犯冒宗瀆姓之嫌較之元元立廟貽誚于後世者不更有甚乎善乎宋神宗之言曰禘者所以審諦始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莫能知其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也明初御史請行古禘禮禮臣言唐宋之所謂禘者不過祫羣廟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大祫非禘也今國家始祖所自出者未有所考于禘禮難遽行事遂寢二者皆至正不易之論雖謂通諸萬世可矣

祀先代帝王

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於湖有周天子祠始皇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上會稽祭大禹

漢高祖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祠后稷于東南常以八月祭以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絶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元封元年冬十月祠黃帝于橋山五年冬十月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宣帝立黃帝祠于膚施

後漢元和二年使使者祀唐堯于成陽靈臺延光三年使使

者祀堯成陽

魏黃初二年遣使以太牢祀漢世祖

宋永初元年詔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衞宜便置格

齊建武二年詔晉帝諸陵悉加修理幷增守衞

後魏天興三年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祀帝堯帝舜廟神瑞二年使使者以太牢祀黃帝廟登歷山祭舜廟泰常七年遣使祠黃帝唐堯廟神䴥元年幸廣甯以太牢祀黃帝堯舜廟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先是長安牧守常有事于周文武廟延興四年坎地埋牲廟玉發見四月詔東陽王丕祭文武二廟以廟玉露見若即而埋之或恐愚民將爲盜竊敕近司收之府藏太和十六年二月丁酉詔祀唐堯于

平陽虞舜于廣甯夏禹於安邑周文于洛陽十九年幸小沛遣使祭漢高祖廟二十年遣使以太牢祀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詔漢魏諸帝陵各禁樵採二十一年詔修堯舜夏禹廟遣使者以太牢祀漢帝諸陵又祭周文王于豐祭武王于鎬

隋禘祫之月并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堯于平陽以契配帝舜于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于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于豐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饗于廟庭大業二年詔古帝王陵墓給隨近十戸蠲徭役

唐中祀古帝王祠壇廣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以犧尊實

醍齊象尊實盎齊山罍實酒皆二幣以白長丈八尺每三年
祭三代帝王及配坐籩豆皆十簠二簋二俎三牲以太牢貞
觀之禮無祭先代帝王之文顯慶二年六月禮部尚書許敬
宗等奏曰謹案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人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
捍大患則祀之又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于人及日月星辰
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常
加祭享義在報功爰及隋代並遵斯典漢高祖祭法無文但
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
法垂于後自隋以下亦在祀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
典惟此一禮咸秩未申今請聿遵故事三年一祭以仲春之

月祭唐堯於平陽以契配祭虞舜于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酆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鎬以周公召公配祭漢高祖于長陵以蕭何配祭景龍三年十二月甲午幸新豐溫湯境內有自古帝王陵致祭開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制古聖帝明王用牲牢餘並以酒脯充奠天寶六載敕三皇五帝創物垂範永言龜鏡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元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義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及置廟地量事營立其樂器請用宮懸祭以少牢仍以春秋二時致享其置令丞太常寺檢校七載詔上古之君存諸氏號雖事先書契

而道嚮皇王緬懷厥功甯忘咸秩其三皇已前帝王宜于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準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王肇基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廟享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夏王禹都安邑以伯益伯夷配殷王湯都亳以伊尹仲虺配周文王都酆以鬻熊太公望配周武王都鎬請入文王廟同享以周公召公配秦始皇都咸陽以李斯王翦配漢高祖起沛以蕭何張良配後漢光武皇帝起南陽以鄧禹耿弇配魏武皇帝都鄴以荀彧鍾繇配晉武帝都故洛陽以張華羊祜配後魏道武皇帝起雲中以長孫嵩崔元伯配後周文帝起馮翊

以蘇綽于謹配隋文帝封隋漢東以高熲賀若弼配並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準前致祭邱濬曰案此祀三皇以前帝王之始然皇莫大于伏羲神農黃帝帝莫盛于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王莫備于禹湯文武經史所紀者僅此而已三皇以前世渉洪荒事屬茫昧有陵寢者命有司守之不立廟祀可也　九載冬十一月辛丑立周武王漢高祖廟于京城司置官吏大歷五年鄜坊節度使上言坊州軒轅皇帝陵闕請置廟四時列于祀典從之元和十四年敕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陽縣宜令有司精加修飾

宋建隆元年詔前代帝王陵寢或樵採不禁風雨不庇宜以郡國置戶以守隴毀者修葺之乾德初詔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于甲令可舉而行自五代亂離百司廢墜匱神乏祀闕孰甚焉案祀令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

牢祀官以本州長官有故則上佐行事官造祭器送諸陵廟又訪先代帝王載在祀典或廟貌猶在久廢牲牢或陵墓雖存不禁樵採其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帝光武唐高祖太宗各置守陵五戸歲春秋祀以太牢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各置三戸歲一享以太牢秦始皇帝漢景帝武帝明帝章帝魏文帝後魏孝文帝唐元宗憲宗肅宗宣宗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兩戸三年一祭以太牢周桓王景王威烈王漢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和帝殤帝安帝順帝冲帝質帝獻帝魏明帝高貴鄉公陳留王晉惠帝懷帝愍帝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帝唐高宗

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代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各陵常禁樵採尋又禁河南府民耕晉漢廟壖地

邱濬曰宋太祖次序歷代帝王給守陵戶命有司致享可謂忠厚之至矣但其所品第者亦有未盡善者焉其第一等十六帝給民五戶第二等十帝給民三戶第三等十五帝給民二戶皆令有司歲祀第四等惟禁樵採無陵戶無祭祀其第一等皆創業之君無可議者其第二等曹操以篡得國未嘗卽帝位也而亦列于成康漢文之間朱溫篡弒其君無復人理而亦得預于景武元憲之列則似無別矣至於北朝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而於南朝獨遺者是時異蜀未平也嗚呼宋祖此舉雖若爲崇奉帝王而設然其品第之間亦竊抑揚之意後世人主鑒之亦知所以自勉矣

二年十一月太常博士聶崇義上言準祠令周文王以太公配唐天寶七載以師鬻熊及太公望配伏緣太公已封武成王春秋釋奠望自今止以鬻熊配享奏可開寶三年詔西京鳳翔雄耀等州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漢高文景武元成哀

七帝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宗
代宗德順文武宣懿僖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常被盜發者有
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槨重葬所在長吏致祭熙甯元
年從知濮州韓鐸請堯陵在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
慶都靈臺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戶免其租奉洒
掃又以中丞鄧潤甫言唐諸陵除已定頃畝外其餘許耕佃
爲守陵戶餘並禁止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
秋享歷代帝王女媧氏於晉州無配帝太昊氏於陳州以金
提句芒配帝神農氏於衡州以祝融配帝高陽氏於澶州以
元冥配帝高辛氏應天府無配帝陶唐氏濮州以禼配帝有
虞氏於道州以庭堅配夏王大禹於越州以伯益配商王成

湯於慶成軍以伊尹配商王中宗於大名府以伊陟臣扈配商王高宗於陳州以甘盤傅說配周文王以鬻熊配武王以召康公配成王以周文公唐太叔配康王以畢公配秦始皇帝以李斯蒙恬王翦配漢高皇帝以蕭何配太宗孝文皇帝以陳平周勃宋昌劉章配孝景皇帝以竇嬰申屠嘉配世宗孝武皇帝以公孫弘衛青霍去病金日磾配中宗孝宣皇帝以丙吉魏相霍光張安世配自周文王至漢宣帝並於永興軍後漢世祖光武皇帝於河南府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配魏文皇帝於河南府以賈詡王昱與曹真辛毗配後周太祖於耀州以齊煬王憲蘇綽于謹盧辯配隋高祖皇帝於鳳翔府以牛里仁高熲賀若弼配唐高祖神堯皇帝於耀州以河

閻王孝恭殷開山劉政會淮安王神通配太宗文皇帝於永興軍以長孫無忌房橋杜如晦魏元成李靖配明皇帝於華州以張說郭元振配肅宗宣孝皇帝於永興軍以苗晉卿裴冕配憲宗章武皇帝於華州以裴度杜佑李愬配宣宗獻文皇帝於耀州以夏侯孜白敏中馬植配後唐莊宗皇帝以郭崇韜李嗣昭符存審配明宗皇帝以霍彥威任圜配晉高祖皇帝以桑維翰趙瑩配漢高祖皇帝無配自後唐莊宗至漢高祖皇帝並於河南府周嵩陵太祖皇帝慶陵世宗皇帝於鄭州建炎元年十一月丙寅郊赦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于民載在祠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自後凡赦皆如之嘉定時廖德明重建舜廟于韶州黃崗嶺下又衡州刺史劉

清之重建舜廟于衡陽酉祐八年二月荆湖帥臣陳韡奏國家以火德王于火德之祀合加欽崇炎帝陵在衡州茶陵縣廟久弗治乞相度興修以稱崇奉之意從之

金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于仲春之月祭伏羲于陳州神農于亳州軒轅于坊州少昊于兖州顓頊于開州高辛于歸德府陶唐于平陽府虞舜夏禹成湯于河中府周文王武王于京兆府泰和三年尚書省奏太常寺言開元禮祭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漢祖祝版請御署開寶禮義軒顓頊帝嚳陶唐女媧成湯文武請御署自漢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平章政事鎰左丞匡太常博士溫迪罕天興言方岳之神各有所主有國所賴請御署固宜至於前古帝王寥落杳茫列於中祀

亦已厚矣不須御署參知政事郎康及鉉以爲三皇五帝禹湯文武皆垂世立教之君唐宋致祭皆御署而今降祝版不署恐于禮未盡不若止從外路祭社稷及釋奠文宣王例不降祝版而令學士院定撰祝文須各處爲常制敕命依期降祝版而不請署泰和四年詔定前代帝王合致祭者尚書省奏三皇五帝四王已行三年一祭之禮若夏太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宣王漢高祖文景武宣光武明帝章帝文皇一十七君致祭爲宜從之

元堯帝廟在平陽舜帝廟在河東山東濟南歷山濮州湖南道州皆有之禹廟在河中龍門至元元年七月龍門禹廟成命侍臣持香致敬有祝文十二年二月立伏羲女媧舜湯等

廟于河中解州洪洞趙城十五年四月修會川縣盤古皇祠祀之致和元年禮部移太常送博士議舜禹之廟合依堯祠故事每歲春秋仲月上旬卜日有司蠲潔致祭官給祭物至順元年三月從太常奉禮郎薛元德言彰德路湯陰縣北故羑里城周文王祠命有司奉祀如故事

明洪武三年遣使訪先代陵寢仍命各行省具圖以進凡七十有九禮官考其功德昭著者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唐堯虞舜夏禹商湯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明帝章帝後魏文帝隋高祖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孝宗理宗凡三十有六四年禮部定議合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

十陳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祀周世宗犂祀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滎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商中宗滑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酃祀神農寧遠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景帝咸寧祀漢文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歲祭用仲春仲秋朔六年帝以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遂建歷代帝王廟於欽天山之陽倣太廟同堂異室之制爲正殿五室中一室三皇東一室五帝西一室夏

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每歲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已而以周文王終守臣服唐高祖以太宗得天下遂寢其祀二十一年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於是定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元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七人從祀於東西廡爲壇四嘉靖九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令建歷代帝王廟於都城西歲以仲春秋致祭二十四年以禮科陳棐言罷元世祖陵廟之祀及從祀木華黎等復遷唐太宗與宋太祖同室凡十五

帝從祀名臣三十二人明初禮臣議唐元宗嘗立三皇五帝廟於京師至元成宗時乃立三皇廟於府州縣春秋通祀而以醫藥主之甚非禮也帝曰三皇繼天立極開萬世教化之原汨於藥師可乎命天下郡縣毋得褻祀正德十一年立伏羲氏廟於秦州秦州古成紀地從巡按御史馮時雄奏也嘉靖間建三皇廟於太醫院北名景惠殿中奉三皇及四配其從祀東廡則僦貸季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師桐君雷公馬師皇伊尹扁鵲淳于意張機十三人西廡則華陀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王冰錢乙朱肱李杲劉完素張元素朱彥修十四人歲仲春秋上甲日禮部堂上官行禮太醫院堂上官二員分獻用少牢

功臣配享

孔叢子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于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于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爲差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法施

於人若后稷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理功曰力制法成理若咎繇戰功曰多尅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爵多前功謂敵功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若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大功司勳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于此晉以其主賞

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讌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庶爲列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塾

魏青龍元年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于太祖廟庭正始四年詔祀故大司馬曹眞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

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于太祖廟庭五年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景元三年詔祀故軍諮祭酒郭嘉于太祖廟庭 高堂隆議曰案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時尊卑之敘以爲位祀功臣配享于先王像生時侍讌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于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饗蓋唯君備公降于君卿大夫降于公士降于大夫使功臣祀食于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于庭此爲既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爲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謂之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齊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燕則既屬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祀合進三爵于配食者可也

晉咸寧元年八月壬寅以故太傅鄭沖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驃騎將軍王沈安平獻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

晉光太尉陳騫中書監荀勖平南將軍羊祜齊王攸等皆列
于銘饗散騎常侍任茂議案魏功臣配食禮敘六功之勳祭
陳五事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于百代蓋社稷五祀所
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句龍之能平水
土柱之能殖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非此之類則雖明
如咎繇勳如伊尹功如呂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于異代也
然則伊尹于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于周之清廟矣今之
功臣論其勳蹟比咎繇伊尹呂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
食于主也今主遷廟臣宜從享大司馬石苞等議魏代功臣
宜歸之陳留國使修常祀允合事理
宋元嘉九年詔太傅長沙景王大司馬臨川烈武王司徒南

康文宣公穆之華容縣開國公弘永修縣開國公道濟龍陽縣開國侯鎮惡配祭廟庭

齊永明十年詔太宰褚淵太尉王儉司空柳世隆驃騎大將軍王敬則鎮東大將軍陳顯達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享太祖廟祠部郎何諲之議宋功臣配享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升配廟庭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爲得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享坐板與尚書板相似

梁武帝用何佟之議夏禘冬祫皆以功臣配享

陳天嘉二年詔大司馬瑱司空文育平北將軍開府僧明中

護軍頒領軍將軍擬配食高祖廟五年以護軍將軍周鐵虎配食高祖廟大建四年太尉徐度儀同杜稜儀同程靈洗配食高祖廟故車騎將軍章昭達配食世祖廟

北齊皇建元年詔以太師尉景太師竇泰太原王婁昭章武王庫狄干太尉段榮太師万俟普司徒蔡儁太師高乾司徒莫多婁貸文太保劉貴太保封祖裔廣州刺史王懷十二人配享太祖廟清河王岳安德王韓軌扶風王可朱渾道元太師高昂大司馬劉豐太師万俟受洛干太尉慕容紹宗七人配享世宗廟河東王潘相樂司空薛修義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享顯祖廟

後周明帝二年以瑯瑘貞獻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太廟

隋以禘祫之月配享功臣

唐貞觀禮祫享功臣配享廟庭禘享則不配後又令祫禘日功臣並配初太常卿韋挺等議功臣祫享之日配享于廟庭禘及時享則皆不預其議遂行至開元初復令禘日皆配享非舊典也配享位在各帝廟庭太階之東少南西向以北為上舊儀高祖廟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恭鄖國公殷開山渝國公劉政會配享太宗廟梁國公房元齡萊國公杜如晦申國公高士廉配享高宗廟英國公李勣北平縣公張行成高唐縣公馬周配享中宗廟平陽郡王敬暉扶陽郡王桓彥範南陽郡王袁恕己配享睿宗廟許國公蘇瓌徐國公劉幽求配享天寶六載高祖室加褚遂良高季輔劉仁軌中宗室加

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等十一人大中四年宗正少卿李從易奏自武德以來功臣列在祀典者三十八人

文獻通考高祖廟六人神通殷開山劉政會貞觀十四年敕武士彠顯慶四年敕文明元年停裴寂劉文靖天寶六載敕太宗廟七人房元齡高士廉屈突通貞觀二十三年敕永徽四年房元齡以子遺愛反停魏徵神龍二年敕長孫無忌李靖杜如晦並天寶六載敕高宗廟、李勣張行成許敬宗馬周並垂拱二年敕許敬宗神龍二年停褚遂良高季輔劉仁軌並天寶六載敕中宗廟八人桓彥範敬暉張柬之崔元暐袁恕己並開元六年敕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並天寶六載敕睿宗廟二人蘇瓌劉幽求並

開元六年敕元宗廟三人燕文正公張說代國公郭元振
趙國公王琚肅宗廟二人韓文憲公苗晉卿大歷四年敕
冀獻穆公裴冕元和四年敕代宗廟一人汾陽王郭子儀
建中二年敕德宗廟三人西平王李晟忠烈公段秀實忠
武公渾瑊並元和四年敕憲宗廟四人宣懿公杜黃裳晉
公裴度威武公高崇文太尉李愬並會昌六年敕
宋咸平二年始詔以趙普配享太祖廟繼以宋白等議又以
曹彬配享太祖薛居正潘美石熙載配享太宗禘祫皆配之
祀日有司先事設幄次布褥位于廟東門內道南當所配室
西向設位板方七寸厚一寸半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知廟
卿奠爵再拜乾興元年詔以右僕射李沆贈太師王旦贈中

書令李繼隆配享眞宗嘉祐八年詔以贈尚書令王曾太尉呂夷簡贈侍中曹瑋配享仁宗神宗時以太師韓琦太傅曾公亮配享英宗廟元祐初以富弼配享神宗紹聖初又以王安石配享崇甯元年以蔡確配享哲宗政和五禮新儀配享功臣之位設於殿庭之次趙普曹彬位於橫街南道西東向第一次薛居正石熙載潘美位第二次李沆王旦李繼隆位第三次俱北上王曾呂夷簡曹瑋位於橫街南道東西向第一次韓琦曾公亮位第二次王安石位第三次蔡確位第四次俱北上惟冬享祫享徧設祭位　建炎初罷蔡確以司馬光配享既又罷王安石紹興八年以故相韓忠彦配享徽宗淳熙中翰林學士洪邁言高宗配食功臣先期議定臣欲用文武兩人文臣故宰相秦國公呂頤浩觀文殿大學士趙鼎武臣太師蘄王韓世忠太師魯王張俊從之紹熙五年以左丞相贈太師魯國公陳康伯配

享孝宗廟嘉泰元年以葛邲配享光宗廟嘉定十四年追封史浩爲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端平二年以太師趙汝愚配享甯宗廟清波雜志國朝配享功臣于太廟横街南東西相向設位太祖室趙普曹彬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載眞宗室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室王曾呂夷簡英宗室韓琦曾公亮神宗室富弼曹瑋哲宗室司馬光徽宗室韓忠彥高宗室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視祖宗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蓋中興將相勳烈之盛不得而遺也

金明昌四年定配享功臣東廡遼智烈王斜也杲太師遼忠烈王宗幹斡魯宋桓肅王訛魯補宗望毅武王習失貞憲王完顏谷神希尹楚威敬王謀良虎宗雄襄武王完顏銀朮可明毅王桓顏忠阿思魁莊襄王杲撒離喝特進宗人斡里古莊翼特進完顏辭不失威敬太師尚書令淄忠烈王徒單克甯文康王張浩西廊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忠毅王撒改遼

師秦桓忠王粘罕宗翰皇伯太師梁忠烈王斡出宗弼剛烈
王斡魯莊義王完顏婁室皇叔祖元帥左都監魯莊明王闍
母開府儀同三司隋剛憲公阿離合懣豫國襄毅公蒲家奴
昱兖國英敏公劉彥宗齊國簡懿公韓企先襄簡王李石武
定王訖石烈志甯沂國公僕散忠義崇國公訖石烈良弼莘
國公石琚申國公唐括安禮平章政事徒單合喜參知政事
宗敘每朝爲一列著爲令五年以代國公歡都光祿大夫治
訶特進劾者開府儀同三司盆納儀同三司拔達配享世祖
廟章宗祔廟以南陽郡王完顏襄壽國公張萬公配享宣宗
廟以延安郡王僕散端壽國公高汝礪宰相福興配享
元英宗初博士言今冬祭郎烝天子親祼太室功臣宜配享

弗果行、

明洪武三年定配享功臣常遇春以下凡八位春夏於仁祖廟西廡秋冬於德祖廟西廡設位東向皇帝初獻時獻官分行禮不拜是年以皇伯考壽春王王夫人劉氏爲一壇皇兄南昌王霍邱王下蔡王安豐王霍邱王夫人翟氏安豐王夫人趙氏爲一壇皇兄蒙城王盱眙王臨淮王臨淮王夫人劉氏爲一壇後改夫人稱妃皇姪寶應王六安王來安王都梁王英山王山陽王昭信王爲一壇凡十九位春夏于仁祖廟東廡秋冬及歲除于德祖廟東廡獻禮同功臣四年進親王于殿內東壁九年新太廟成增祀蒙城王妃田氏盱眙王妃唐氏以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陽和沐英兪通海張德勝

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桑世傑十二位配于西廡罷廖永安洪熙元年以張玉朱能王眞姚廣孝配享太廟嘉靖十年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劉基位次六王十六年以武定侯郭勛奏進其祖英侑享配享功臣十七人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虢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營國威襄公郭英寧國公王眞永義侯桑世傑誠意伯劉基皆左右敘

春明夢餘錄明高祖定鼎念諸功臣之烈建太廟首以李韓公善長等六人及胡越公大海等從享最後韓公坐嫌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而下距永義侯桑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文皇

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玉東平王能甯國公眞榮國公廣孝凡二王二公至世宗首上太祖徽號後上文皇帝祖號又采禮官言進誠意伯從祀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孝使祀大興隆寺尋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獨仁宗而後寥寥無聞論者謂如楊文貞李文達商文毅劉文清楊文忠之賢于輔而不得從蹇忠定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之賢于銓于肅愍之賢于樞而不得從張定興輔之下南交朱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衛為心膂牙爪而不得從高帝諸功臣而下猶有說焉若李韓公之佐開創不下鄭侯雖以嫌死帝尚為之諱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

十萬之眾傅潁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徹侯而開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于帝之末遺革除之變而未有舉也